

最后一滴眼泪

○孟民

在见到它之前，我日夜思念，那念想就像奶奶纺车上那根永远找不着头的棉线，直到一个偶然的时机，才终于与它相拥。它的浩瀚、宽广与清透，都让我怦然心动。即便与它分别多年，每次看到一泓清泉或是一面小湖，我都会拿它来做参照，赞它景致优美，颂它水色天蓝，歌它风姿妩媚。

连霍高速横穿祖国东西，一头连着好客山东的繁华，一头牵着盛产葡萄干的大美新疆，在距离终点的最后一程，藏着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去处。

站在桥上俯瞰远方，桥下行驶的小车与路边走动的牛羊都缩成了甲壳虫般大小。此时正是仲夏，桥周边的山顶却依旧覆盖着皑皑积雪，山腰绿树葱茏，山底则是潺潺流淌的溪水。积雪终年消融，雪水长年浸润着这一方热土。

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，一汪蓝盈盈的大湖瞬间撞入眼帘，这就是赛里木湖。走到湖边，那蓝色的湖水，比画家颜料盘里调出

的色彩还要浓郁动人。这到底是天的蓝，还是水本身的蓝？人们围着它争论、探讨。好奇的我们顺着湖岸一直走，观景的、拍照的、坐帆船的游人络绎不绝，要是不紧跟着同伴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冲散。登上平稳轻快的帆船，船就像在蓝色的染缸里缓缓行进。缓缓起伏的水波，像极了随风微动的蓝色锦缎。

群山环绕，天水相映，赛里木湖像一颗湛蓝的宝石，嵌在天山盆地之中，衬得满湖湖水充满灵动的生机。站在船头，只觉得内心无比开阔。浩瀚的水面、纯净的色彩、洁白的雪山、宁静的天地，慢慢涤荡了心灵的尘埃，身与心都在大自然的抚慰下，渐渐释然，放下了所有牵绊。

乘车沿着湖北岸前行，一路上处处都是打卡点，处处都游人如织。蓝色的湖水在阳光照射下，一会儿变作深蓝，一会儿晕成浅蓝，转眼又转成深绿或是浅绿。在一块刻着字供游人留影的巨石下，人们排着队要和“赛里木湖”同框；湖边散落着许多形

状不规则的石头，上面也全都站满了拍照的游人。在这里望去，雪山仿佛近在咫尺，湖水也变得格外清亮透明，水下几米深的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从湖北岸一路走到湖南岸，几个小时的车程里，赛里木湖就像一位百变的美人，不断变换着她的容颜。湖水有的段落是深绿，有的段落是青绿，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了透亮的奶白色。清透碧蓝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变换色彩的深浅浓淡，可永远不变的，是它把蓝色演绎到极致的静寂与深邃，滤去了所有喧嚣杂色，只留下层次各异的蓝，如同仙境一般，引得人产生无限遐思。

仲夏时节站在赛里木湖边，只觉得天空像永远安静的湖水，而湖水是永远灵动的天空。湖畔草场花草如海，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绽放，绚烂惊艳；湖畔牧草如茵，牛羊似云散落草原，牧歌悠悠扬扬，毡房星星点点，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古丝路画卷就这样徐徐在眼前展开。

赛里木湖古称“净海”，位于

伊犁州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交界处的天山山脉中。千百年来，赛里木湖静静依偎在天山群峰之间，用那一抹让人心醉神迷的蓝色，令所有见过它的人都叹为观止，连头顶蔚蓝的天空都在它面前黯然失色。

有人说，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，因此被称作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”。导游告诉我，赛里木湖一年四季各有其独特的风韵，每每都能让到访的游人沉醉其中。这样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，自然不缺旅行者与文人雅士的到访，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赞美之辞数不胜数。丘处机将这里称作“天池”，还在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记下：“大池方圆二百里，雪山环之，倒影池中，名之曰天池”；清中叶诗人洪亮吉不仅将赛里木湖赞为“净海”，还称它是“西来之异境，世外之灵壤”。大自然把最动人的色彩，尽数泼洒在赛里木湖的每一寸角落，让这面依偎在山脊梁之上的湖泊，拥有了水天一色、无与伦比的绝美景致。

小城初夏

○菊蓉

小城的初夏，自带一份从容不迫的节奏，不疾不徐，循着时节的步履缓缓走来。

小城的初夏，自带一份从容不迫的节奏，不疾不徐，循着时节的步履缓缓走来。它像一位眉眼温婉的女子，顾盼生姿间，任由夏意一点点浸染街巷，慢慢丰盈小城的每一处角落。

这个时节，万物皆在从容舒展。草木次第铺青叠翠，花事也开得恰好。城中花开得集中，俨然一座天然百花园。植物园里牡丹、芍药、三角梅的花展群芳簇拥，万种风情，看得舒展，赏得尽兴。可我偏爱渭河公园沿途的野趣花影：栀子、蔷薇、月季、茉莉、玉兰、流苏……更有无数叫不上名字的花草，一小片、一大片，一树树、一丛丛，高低错落，肆意盛开。它们没有植物园花海那样铺天盖地的阵势，也没有春日繁花那样轰轰烈烈的盛放，只以素简低调的姿态，携一缕清润暗香，天真烂漫又自在洒脱，悄然牵住行人的目光，叫人不知不觉就放缓了脚步。

花有花期，这边开得正盛，那边已然落英缤纷。花开是生机，花落是归序，草木花事次第接力，乐此不疲，只让生命在更迭里愈发鲜活蓬勃。好似在提醒人们，这一季初夏已经闹上枝头，稍不留神，便容易错过它的美好。

还有小城初夏的风物，也恰好长到了最合宜的时候。樱桃缀红，青梅挂枝，池塘新荷初露尖角，田里麦香初发。

初夏的美好，本就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偏爱。陆游写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”，范成大写下“连雨不知春去，一晴方觉夏深”，杨万里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，李清照那句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”更是广为流传。他们仅用寥寥笔墨，便勾勒出初夏的灵动与雅致。而木心说“五月，草木像是下次不再绿了似的狂绿”，卡尔杜齐写“我想躺在这可爱的五月里，做一个从未做过的美梦”，这些清浅舒适的字句，藏着时序流转的从容与闲逸安然的心境，也道尽了初夏万物声色光韵的蓬勃气象。无论何时读起，总能心生清欢，余味悠长。

初夏亮眼的风情，一半是绿肥红瘦的眼底盛景，一半是市井烟火的人间温情。街边路口，摊贩早早摆上新熟的樱桃、杨梅、西瓜，颗颗饱满，色泽莹润。轻咬一口，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爆开漫溢，那是初夏独有的清甜，质朴直白，又自带治愈暖意。待晚霞散尽、霓虹亮起，夜市便渐渐喧闹升腾。烧烤的焦香、火锅的沸腾、炒饭的氤氲热气，交织成夏夜最动人的烟火气息。白日奔波的上班族，卸下一身疲惫，放下心头烦扰焦虑，三五好友围坐笑语闲谈，孩童在身旁追逐嬉笑，眉眼间满是烂漫。寻常街巷里，以最鲜活的人间百态，铺展开夏夜恰到好处的美好与欢愉。

初夏的雨，来得温柔又随性。它没有春雨那般矜持，也没有盛夏暴雨那般猛烈张扬，只乘着微凉清风，悠然洒落。雨水洗涤过的大地，空气中漫开淡淡的湿气，满城都晕开清润的草木清香。

夏气滋长，万物日新。一天有小变化，几天就有大变化。才数日不曾留意，河畔旷野的浓绿早已无边蔓延，每一株草木都奋力拔节，枝叶通体鲜润透亮，尽是努力生长的模样。抬眼远望，连片林木早已集体换上夏衫，绿意深浅相映。阳光穿过树梢，在地面投下斑驳光影，疏密有致、明暗分明，像是天然的剪纸作品。人行走在树下，被清风与光影包裹，尽揽初夏独有的缱绻柔情。

初夏的诗意意象，无处不在。很多草木虫鸟还来不及感受春日的温柔，就早已被夏风吹得乱了心神。绿意填满每一寸空地，甚至膨胀溢出，仿佛要漫向天际。道路两侧的行道树长势繁茂、身姿挺拔，枝叶向着高空舒展延伸。阳光从树顶直直洒落，或是斜照过来，曳出摇曳灵动的树影。枝繁叶茂，亭亭如盖，铺就一路清凉林荫。几棵缀满繁花的大树，像是平地而起的花间楼阁。闲眠之余，漫步林荫，入眼是满目的青翠，周身萦绕着丝丝凉意，让人身体不生燥热，内心自归沉静。路边花丛间，时有虫鸣隐隐传来，各色飞鸟落下、飞起、掠过，三五成群，啁啾和鸣，灵动婉转。

这些年，小城的生态治理日渐向好，草木葱茏、飞鸟栖居，为初夏平添了无限生机意趣。目之所及，皆是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景致，尽是身心安然自得的享受。这般动人的美好，让我满心感念前人栽树植绿的初心与恩泽。

诗 歌 苑

生命

○杨小娟

你恋那青丝
覆善睐的明眸
他却慕白发
积西岭千秋雪花
你温柔于婴儿甜美的啼哭

他感动于老人久违的泪珠
那么，这皱纹因何而生
璞玉如何竟变了通透
如一条河的上游与下游

浮动的暗香迷离合众花影
都非水中之味河中之物
同一的是存在而非形态
含情的不息流动
浑浊的兀自下沉

只剩清澈的吟唱
汇入海洋的暗涌
生命又皈依了生命

蕴空山的重逢

○郭端宁

因为嫁得远，每年“五一”和国庆假期，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娘家。巧的是，今年回家恰巧撞上阴历三月十七——正是蕴空山庙会的日子，我当即就约了儿时的同伴，一块儿去爬山。

这座山第一次刻进我的生命里时，我只记得父亲的肩膀安稳厚实，山顶的风清冽冰凉。

这一次，我和两个同学都带着孩子，三家人热热闹闹浩浩荡荡往山里走。大孩子一路稳步朝前，我家老二一开始像撒了缰的小马，撒着欢跑在最前头，可没走多久就没了力气，走几步就要人抱。我弯腰哄她：“再走一段儿，马上就到了。”

这话刚说出口，我忽然愣了神。小时候我听过一模一样的话，就在这座山上，当年母亲也是这么哄我的。如今这句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，竟生出一种奇异的熟悉感——原来父母说过的话，从来不会消失，它们只是静静等在那里，等你成为父母的那一天，再从你唇齿间重新活过来。

孩子爸爸走了不到三分之一路程就打了退堂鼓，只剩我牵着孩子继续往上爬。可老二毕竟年纪太小，没一会儿就抱着我的腿耍赖，说什么也不肯动了。我

正犯愁，同行的同学从旁走过来，一把架起了孩子，就像当年父亲架起我那样，两手稳稳攥住孩子的小腿，脚步不停地往山上走。

越往上走路越陡，离山顶还有不到四分之一路程时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执意要他把孩子放下来歇一歇。大孩子早跑得没了影，孩子爸爸还在山下等着，我站在泥泞的山路上，忽然觉得这三十年光阴沉甸甸压在身上，连脚步都迈不开了。怕麻烦同学，怕孩子受凉，怕下山太晚——所有的担忧攒在一起，我终于开口：“算了，我们不上了。”

我和孩子在山腰找到了一处小溪，两个孩子蹲在溪边捡石头，拿树枝拨水玩。老二仰起脸问我：“妈妈，山顶上有神仙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告诉她：“山顶上有一座禅院，院里放着一位皇子的悬棺。当年他不肯投降清朝，死后也要悬在空中，不沾清土。”孩子听不懂这些历史，但听见“悬棺”两个字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：“那我可以让许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孩子朝着山顶的方向双手合十，认认真真闭上了眼睛。山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，像是替她拂走了所有烦恼，她睁开眼，笑着喊：“我好啦！”

我忽然想起三十年前，也是下山的路上，也是在这条小溪边，母亲抱着我，用溪水冲掉我鞋底沾的泥。父亲坐在旁边的石头上问我：“还不想再来吗？”“想！”我当时扯着嗓子脆生生地答。

后来一晃这么多年，终究是没能再来。

直到今天，终于来了，却还是没能登顶。

下山的时候，大孩子走在最前面，我牵着老二的手跟在后面，时不时喊一句“慢点”“靠里边走”。那一刻我忽然怔住——这不就是当年的母亲吗？她也是这样牵着我的手，说着一模一样的话。我终于活成了她当年的模样。

人生最奇妙的重逢，从来不是再见到某个人，而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你突然活成了对方当年的样子。

原来这一趟上山，我要重逢的从来不是蕴空山，我重逢的是三十年前的父母，也是三十年前的自己。父母老了，但那些话、那些动作、那份小心翼翼的爱，从来没有老。它们从父母的手里，传到我的手，再从我的手里，传到孩子身上。这座山替我见证了这场爱的轮回。

回到车上，我翻出手机里拍的照片，最后一张是雨后的蕴空山，云雾绕着山腰，遮住了山顶，也遮住了那座藏着悬棺的禅院。

山路记得每一个来过的人。我没能登上山顶，可站在这半山腰，我已经完成了一场比登顶更重要的重逢。

我重逢了三十年前的自己。那个被父亲架在脖子上、兴奋得不停拍手的小女孩，她从来没有消失。此刻她正蹲在小溪边，替我的老二捡起一块光滑的石头，她说着我当年听过的话，声音变了，语气却分毫不差。

我还重逢了父母当年的模样。原来“慢点”“靠里边走”“马上就到了”这些话，从来不只是一句叮嘱，它们是爱在时间里留下的回声。当我亲耳听见这些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时，就像父母就站在我身后。

蕴空山还是那座蕴空山。只是下一次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想登上山顶。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那个三十年前坐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女孩——她还欠山顶一个回望，也欠那座悬棺一个长大的答案。不过没关系，其实那个答案，她已经在山腰找到了。